通志堂経解

D 仁12
1411
329

12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五

盧陵進士李廉輯

莊公 名同謚法勝敵克亂曰莊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傳 莊公桓公之子母文姜

桓公薨于齊莊公立

行即位之禮姜於是感公意而還

表臣子之心不可曠年無君乃稱公

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爲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猶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爲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爲世子必指言於王爲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邪春秋之大倫正矣

傳 經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

桓閔僖之繼弒者不同春秋既託始於隱以明大法矣而莊公之事又與閔僖不同蓋閔僖之立猶可念討賊故慶父叔牙幸不得志於魯今桓公見戕於齊莊公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於王而即位而父仇未討亦當告於天子以國事委家宰而專以討賊復讎爲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辜爲念則非人子矣其不書

即位僅比於桓公之特書者異耳然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又知莊之無志非可與隱閔傳比也惟深明時義者知之若左氏以爲念母則大非春秋之旨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氏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注　莊公母文姜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稱孫姜氏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公羊　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於齊侯曰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使公子彭生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賤不與念母也　穀　諱奔也接練時錄刊之變始人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逆者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胡氏　姜氏與焉爲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子孫季彥過梁對梁相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人者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臣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剡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潢之

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旨訓遠矣

案　三傳文姜之孫左注則以爲文姜既歸而復出奔公穀則以爲文姜本未歸但因練祭時感夫人不與祭故録之二說已不同然稱姜氏左注以爲文姜宜與齊絕公穀以爲魯臣子宜絕文姜二說又不同然考之左氏本文絕不爲親安知非謂魯之臣子當絕文姜而不以爲親乎但其文意不明致杜氏誤釋耳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而左氏之傳始明要之此條公穀皆通而穀梁尤精蓋文姜之罪上通于天爲魯臣子者原先君之禍固難以加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大義而絕之所以尊統而重本也古聖人制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爲妻綱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豈若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乎胡氏之說至矣　經書孫三文姜哀姜昭公也皆出奔之文文姜不書姓氏而哀姜書姓氏者哀姜與弑子之罪殺於文姜之弑夫也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氏作送

左氏　稱使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之者何使我主之也　注　伯字也不使不言如京師也如者內稱使之辭曰君命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公羊　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天子嫁女使諸侯主之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　穀　單伯者君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爲之主也不言如者穀梁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何也其義不可受也　胡氏　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京師也單伯者君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爲之主也不言如者穀梁以爲義不可受於

京師也此明忘親釋
怨無以立人道矣

案單伯杜氏以爲周大夫左氏於此條無傳而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則曰齊請師于周於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則曰襄仲請以王寵求昭姬故杜氏因之且左氏經既作送王姬則單伯爲王臣明矣然謂之送則張氏曰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王姬以夏至而館乃秋築哉又以單伯會伐宋會齊于鄄例推之則通春秋如尹單之伐宰周公劉子之會盟亦止序諸侯之上未有書王臣會諸侯者春秋內魯尺上書會字者皆魯之君大夫也又以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例推之則通春秋未有書王臣如他國者又未有書王臣至者凡書如書至者皆內魯之文也反覆推之皆不合故陸氏纂例從公穀定以爲魯之命大夫而曰諸國大夫王賜之也程氏劉氏胡氏皆從之其主左氏者只以魯無單族爲疑夫既謂王命爲魯織內邑爲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敬之也程氏劉卿則以單伯爲周單子之族亦可但不可直以爲周大夫耳任氏於單伯會鄄則云制會在王師氏又謂齊以單伯主之集義亦謂單伯王之者諸侯尊王之義其說雖未嘗不通然於春秋之例不合也但單伯始見於莊元年終見於文十四年一人之身而閱歷八十歲此又不可考其書逆而不書單伯以王姬至者張氏謂別於魯之夫人○

又案王申子類傳曰禮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魯大夫有單伯貴伯夷伯是魯有監國二大夫也

附錄命大夫說

案禮諸侯三年一貢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大國舉三人大國二人小國一人

穀梁大夫者不名天子之大夫也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不名氏若盍周禮所謂公之孤四命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案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君舍于之舍則已卑矣故築舍于外

穀梁築之外禮也

注公在諒陰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

穀梁築之外變之正也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胡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之王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不王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也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天下未失居喪之禮矣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非禮是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讎也左氏穀梁以築于外爲合禮是知齊之爲讎而不知讎

終不可與交則雖于外而亦非也故趙子曰與讎主昏縱在城外豈爲禮乎 **公羊** 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囿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書 錫命之始 **左** 注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公** 何加我服也其言公化 **穀**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左** 生服之紀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 **穀** 唉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討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蚤葬成風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二事爲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陳** 春秋之初垂書有治不脩貢之事焉書來錫命猶治不稟命之事焉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爲譏也 **袁** 莊公王王姬之昏故親魯而寵嘉其父遣使賜之策命

穀 錫命例二莊王錫桓公寵篡弒也故不書天王以深責之文元年襄王錫文公成八年簡王錫成公二公不朝又無敵愾之功遣使錫命之非正也然比之桓公則有間矣故仍書天亦以見王室之失禮也 **穀** 王不書天者錫桓公及賻葬成風也范甯以爲仍叔來聘家父求車其失不減於賜葬成風天王出居其罪尤大於錫桓公而皆書天則此三者非義所存舊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耳胡氏以爲桓公以臣弒君成風以妾並嫡其事皆三綱所係故其文一施之主何休趙子 **穀** 錫命公羊注取禮緯說禮有九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衣服以表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朱戶以明其別五納陛以安其體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使得專征八鈇鉞使得專殺九秬鬯使之祭祀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車命不重財物周禮典命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亦引九錫與周禮九命異何休既引九錫又引九命其意以九錫即九命也今案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公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九錫不同矣舊解九錫之名輿馬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大戶也納陛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也弓矢形弨之弓矢也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禮也胡氏於文元年傳曰敵愾勤王壁因其敵愾而賜之車馬衮冕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秬鬯圭瓚齊侯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旆襄公命晉文公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鈇鉞秬鬯虎賁宰孔賜齊侯出禮緯文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也胡氏取禮及詩爲證而分爲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衮冕

昆也王命士會以戮晏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爲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幸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年揄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齊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書襄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物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

案 韋昭國語錫晉文命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晉惠公命下又曰賜瑞其說又不同見文元年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引九錫九命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 傳

何以書我之也

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

則無以見其罪之在此書歸于齊故也譏子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案 書王姬歸齊二此年及十一年也此歸襄公十一年歸桓公

齊師遷紀郱鄪鄑郚 書遷之始 傳

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見而罪已見

案 此傳惟杜氏得之穀梁以紀爲一國郱鄪鄑郚爲一國是齊人舉而遷二國已謬戾而又舉或曰遷紀于郱鄪郚則經文無于字此范氏所以未詳也公羊知郱鄪鄑郚爲邑而又以春秋大襄公之復讎紋爲諱而不書取皆非也不可據

案 經書遷人國邑三齊師遷郱鄪鄑郚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皆國而郱鄪鄑郚爲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郱鄪鄑郚書師此春秋特筆著滅之罪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魯孟氏得政之始 傳

莊公庶兄於餘丘國名

邾婁國之君存焉爾

公邑也曷爲不繫乎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於餘丘邾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位首以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穀 爲之王者卒 胡 比內女爲之服也檀弓曰齊
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莊公爲之 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
天之念何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也持卒王姬以著其罪 公羊同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齊地公羊作部 公 書姦也
穀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譽甚矣 胡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制母予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

命之不行哀
哉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公 溺吾大夫之 穀 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
未命者也 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胡 有父之
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與 讎而釋
師伐人國乎餘見穀梁 穀 公子溺之爲貶左氏穀梁同但左氏傳文不詳故杜預放公子暈
例釋之不知何所據也考之三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
牟何休則據世本史記以爲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留范氏
則以爲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魯同之然則黔牟逋留雖未知
孰是而此時衛湖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
新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仇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丘
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左氏疾之
之說固得之惜乎注者之無見也餘見暈師師下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桓 緩也 注 王以桓十五年三
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公羊 葬也 胡 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
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

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案桓王之葬公羊用緯書感精符說以爲桓星不見星隕如雨周人榮奢改葬桓王之應其說不經穀梁又引或說以爲周人卻尸以求諸侯之會葬劉氏張氏亦主之然非人情也穀梁又曰天子志崩不志葬亦非也穀梁曰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亦非其釋天子之義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此雖無關於春秋之義而數語尤精先儒亦取之故記焉

又案春秋十二王志葬者桓莊匡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案桓王以隱公三年立其年即有周鄭交惡之事而祭足取溫之麥成周之禾矣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以支我宗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六年鄭人假王命以討宋十一年王又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矣故桓五年有繻葛之敗七年而齊鄭衛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雜錯內之地亦不能保矣十年又爲詹父伐虢是又助臣伐君何以示其下故自納后聘魯外皆無見於經傳者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王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欲弒莊王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故及蘇此觀之豈非王室事不經見附于此

有子儀黑肩之亂乎此王室事不經見附于此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

鄑紀邑在齊東安平縣

案紀季以鄑入于齊

公羊紀於是乎始判

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注

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人者難詞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

案鄑紀之邑也入于齊

注

紀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覩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鄑事齊庶脩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

大夫不得用地故襲之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

異

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罪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穌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己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所以無貶乎入之者難詞也

異

紀侯在而季以鄑入齊若以邑叛然是紀侯意也季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邾庶其

案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邾庶其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某者宋魚石晉欒黶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見矣今季子不書奔不書名所以別於二例也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閔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與其他公子去國者比耳故紀季之事謂之不貶則可謂之知權亦可如以爲賢而褒之則恐未可與微子

適周例論也餘見蔡季下 案 趙子曰諸侯兄弟以國連
字者蔡叔許叔紀季皆國君字之言與君一體也
冬公次于滑書次之始滑鄭地公羊作郎 公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
紀而不能也 注 畏齊 穀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以譏之也趙匡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敗亂之書也其說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則曰左次無咎師出無名以深譏之公之次師于滑將以勇為敗亂而不與也 張 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讎尚忘之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書次滑見師出無名以深譏之 案 春秋公書次惟莊公與昭公耳二公皆無志之君也以為莊之不競無異於昭之失國也莊之經書次者三此年次滑書公八年次郎書師三十年次成不書公不書師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于齊救鄆而鄆卒不免師出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者不以救予公也書救則疑於勤壯瘨愉矣餘見八年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于齊侯于祝丘 祝丘 曹地 穀 饗甚矣
所以病齊侯也 胡氏 享者兩君相見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朝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

享諸侯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公羊 注 適二王後者諸侯惟女之為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穀 注 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惟女之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胡氏 蘇轍曰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殺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儒術與劉是也突術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術之出以惡儀劉雖國人所立而突術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設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此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張 三國遇垂謀取紀也 案 垂之遇三傳皆無文

紀侯大去其國 左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 案 大去者不遺
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穀 大去者不反
之不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胡氏 凡大閱大雩大蒐一人之辭也紀侯賢而齊侯滅而謂之大者譏其

僭也大無者志舍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下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之而去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慨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國恒書奔此又以奔罪加紀侯也不以奔罪加紀侯之未矣

陳氏 諸侯去國恒書奔此又以奔罪加紀侯也黃之會曾爲之求成而不得免焉遷鄑酅入齊又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則齊已之與

案 大去之說左氏穀梁略同惟公羊以爲紀侯之祖譖齊哀公於周懿王而烹之故春秋大齊之復讎兵說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滅之曷爲不言齊滅爲襄公諱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君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也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注曰齊侯謂死爲吉者復讎以死敗爲榮也此語甚善但以論魯莊之復讎則可以論齊襄之復讎則不可蓋敵愾怨不在後嗣故胡氏以爲傳者借此以深罪魯莊之不能復讎耳

又案 紀侯之去程子以大爲紀侯名書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物以紀

國夫人禮葬之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

也何隱爾國已矣徒葬於齊爾

不稱齊人而目其君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紀魯君臣之國而不及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乎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案 春秋內女書葬者三人此與紀叔姬宋姬皆閔之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羊作郜

可知

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

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已雖者無時焉可與通則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

同 穀梁 齊人者齊侯也甲公之敵所以甲公也何爲甲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王乎己一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胡氏 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莊公於齊侯不共戴

案三傳惟杜氏以爲微者公穀皆以爲齊侯胡氏從公穀餘已見桓四年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多之地案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三言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正矣

秋郎黎來來朝 郎公羊作倪黎左氏作犂

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命者 胡氏 名未王命也 注 未受爵命爲諸侯發附庸也 穀梁 如衆也 胡氏 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

也 國何以名夷狄附庸例書名郎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朝

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案郎以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五此年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復從於宋故宋仲幾曰滕薛郎吾役也其不得與儀父書字例者未能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禮也

冬公會晉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爲不言納衛侯衛侯新至也 穀梁 是齊侯以人爲重也 胡氏 納惠公也 注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

上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潮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

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集 春秋王師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故雖以微者而書字以褒之若公羊以爲王之子弟若王子虎之類則恐非也通經書王人二胡氏曰王朝下士書人故救衛之王人與盟洮之王人皆下士也但救衛爲義事則特書字盟洮不以奉命而出則但序公侯之上以尊王命耳至於翟泉之王人左氏以爲王子虎則未非下士但春秋貶之而同於下士之例此變文也

案 通經書救二十三始於王之救衛終於吳之救陳胡氏例曰凡書救者皆善則救者善矣而陳氏曰救不書必救而無功也然後書自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此說亦是但胡氏得聖人恤患之大義陳氏得聖人憂世之微情皆可通其餘次救救至以救等例見後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矣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寘于秦殺左公子泄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變矣夫能固位者必復於本未而後立黔牟爲不知其本未不謀知本之不救

弗強詩云木枝百世

注 書入以國逆告也

公羊 何以名絕之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注 據傳例不得意致伐

穀梁 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惡事不致則無用見公之逆事之成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逆事之成也

胡氏 入有二義一難詞一逆詞此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排王宮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以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案 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衍皆與其復也衍初入夷儀不稱歸未得國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藝棻曰篡辭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書即位齊景公逐陽生而立孺子荼與衛宣之殺伋壽而立朔一也陳乞之迎陽生與洩立黔牟一也春秋以陳乞君荼而陽生書入說者謂荼有父命則朔黔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又當以君命爲辱矣

胡氏謹始例說好

附錄 公羊至例

案 得意復錄之會是也所伐國不服兵解國安故不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即伐鄭會蕭魚至北至伐鄭是也此謂公與二國已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

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已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不得意不致會故也不得意致地者以離不成會故也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致矣

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注公穀經傳皆作衛寶此傳亦言寶疑經誤

請之也 注 公視盟齊侯故求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惠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禍齊人何壤乎我也其壤乎我奈何齊侯曰山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注 書者極惡魯君犯命徇貨利也寶者玉物之凡名定八年傳曰寶者何瑾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 穀梁 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過齊然後與我齊首其事 胡氏 俘者二傳以為寶案商書稱遂戕三驛則我與七人戰罪差減 左氏 衛人來歸俘寶文姜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賂之辭矣春秋特書其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止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邪力則未有以驗其惡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暗賂公行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案 春秋最賂賂之禍魯齊陳鄭之君皆也以制鼎也魯齊宋陳蔡之納朝也以衛寶也晉平公以十一國合諸侯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樂器也是二役者皆定篡弒也春秋於鄫子來朝書來歸首惡於齊也重正之盟書同以同情罪伯王及諸侯則不俘書來歸首惡於齊也

必書所賂矣 案 歸俘似與遺俘字義相類當在獻捷例不可考

附錄 左氏寶王分器說 案 昭十二年楚靈王謂令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昭十五年景王謂晉籍談曰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須之鼓與其大路闕鞏之甲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定四年衛祝鮀對萇弘曰成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沽洗二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 左 齊志也 穀 婦人不會非正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霣 左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雨徙倚而墜也 注 恒常也謂常見之星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日光不以昏沒如而也星故四日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遍而知夜中者以 公羊 恒星者列星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水漏知之 穀梁 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注 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列星者天之常宿諸侯之象周四月即夏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西方王

斬艾斷割很汪南方王持衡平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星實未
隧而夜中星反者房心天子明堂虛危齊分其後齊桓
行伯陽穀之
會有王事
下不見於上謂之隕汪此解經不言雨星
而言隕星也如雨也星既隕而復雨也
動於上前此者九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
王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
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
湯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集此條胡氏專主何休而如雨之說王啖子其以如爲而者左氏穀
梁同之經星異例五
異者蓋星則在天有象先見星而
後見其隕石與霣皆隕而後見也
秋大水無麥苗
害
書無麥苗何以書紀災也
麥苗重民命也民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
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集書無麥苗者重天災
大無麥禾者證國用也

冬天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
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深矣明
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集書與齊會于穀者三此年及莊二十三年之遇文十七年之盟志
杜氏以爲齊地齊北穀城縣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即此今城中有等
仲井士旬侵
齊至穀亦此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至故駐師于
郎以待之
之詞若此時已出師其間更無所待即下文言及乃是
魯人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滅同姓孜孜之
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辭之加以者辭實侯也
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逐伐楚次于陘是也救
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侯而
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侯陳蔡是也何侯乎陳蔡或曰陳蔡將
過我侯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
以待之也若是皆非我矣其
曰次曰以侯者深貶之也
集春秋書內外之次十二胡氏分三例伐而次善之也救而次貶之
也次而侯無名之師也莊三年公次滑二十年師次成皆可入救而

次之例襄元年仲孫蔑會四國次鄫可入伐而次之例莊十年齊宋次郎可入無名之例又有次而伐者亦與楚蔡次厥貉齊衛次五氏垂葭濛泽除也胡氏例明矣獨次而救救而次亦當有分別而胡氏未及之則缺子說可取也見雍榆下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 穀 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邸 注 治兵也 公羊 祠兵者何出曰仲子廟習號令將以圍邸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注 諱爲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 穀梁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胡氏 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邸 公羊 治兵也 穀梁 治者不治者也 張 治者也 案 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者其兼及於振旅大閱乎左氏曰治兵于廟趙氏以爲兵旅之事非廟中所容是也穀梁治兵之義甘善但注者以爲予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郕公羊作成 穀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戒者何盛也曰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爲不言降 穀梁 其曰降于齊師吾師辟之也 注 辟滅同姓也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注 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何不使齊師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使若郕自降 胡氏 書及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案 春秋書圍國二十五始於此而終於宋人之圍曹

秋師還 穀 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 公羊 還者何善詞也此滅同姓何善爾曰師疫矣曷爲疫之非一朝一夕之積也 注 時史善公克己復禮遂故特書師還 穀梁 還者事未畢也遲也 注 郕已降而以未畢師之罪也 注 病者慰勞其罷病 案 還者還師之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言師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興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胡氏 還者何善詞也此滅同姓何善爾曰師疫矣曷爲疫之非一朝一夕之積也皆善詞也獨此年師還則異乎是矣故胡氏皆不從三傳之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杜氏以長歷推之癸未十一月六日傳誤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關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小白庶兄

注　檄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朝氏　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弒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案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弒親九族必先明後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案左氏徒人費石之紛如皆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者所謂便嬖私暱逆君之惡者與大臣孔父仇牧以身死其職則異矣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案　齊自僖公九年入春秋以賜履之舊得十二之強石門瓦屋之盟己駟駿乎有糾合之漸然迹其平生始於資鄭繼而求魯繼而平宋

高元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衛及其孰盛黨合於是伐宋入許立督無所不至全惡曹之盟衰然爲三國之長矣自是以來無非謀許之日至桓十四年而襄公立定許叔而托繼絕之禮誅高渠彌以假討罪之義即位之初猶有可言至於魯桓之弒天理滅絕莊元年而遷鄑鄑部矣三年而伐衛矣四年而滅紀矣五年而合五國以納朔矣六年而郕又降矣雖禍淫之驗卒賊其身然東州小伯規模略定餘威振乎殊俗久矣桓公襲三世積累之餘九合之盛夫豈無其自哉

盧陵進士李廉輯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左氏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

穀梁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胡氏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魯地公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

公曷爲與齊大夫盟也使若衆然之也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戕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從信文不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要月以會外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無君要當可納而不納惡內也春秋之義內大夫可及者內爲志大夫不名義繫於齊而不繫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

穀梁 公及大夫盟尊卑不敵也

胡氏

輕重怨有淺深怨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案春秋於詭之盟書晉大夫其詞雖同然齊無君而書大夫非貶詞又書公及則大夫無伉公之嫌而罪公之及齊明矣晉靈初即位而趙盾書大夫則趙盾之專可知其書公會雖譏公之後至然乃所以見趙盾之強諸侯爲此盟也大夫不名疑杜氏說是

又案子糾三傳皆以爲當納趙子程子胡氏以爲不當納所以然者杜氏以子糾小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穀梁曰齊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似若以爲襄公子矣而終以糾爲兄故亦以爲當立獨程子用史記證之而定以糾爲襄公子於是魯納讎之罪明定以糾爲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然後糾不書子小白之繫齊管仲之不死魯之忘親釋怨皆得其說矣

又案范甯曰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其說是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作子糾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以國氏當國之其言入篡詞也

傳　吳

公羊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

穀梁　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注不書公子而直云糾者明糾君子以公教爲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案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當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徙義而聖人稱之召忽死於子糾爲傷勇而比諸匹夫匹婦之諒也

案張氏曰三傳惟左氏作子糾而正義曰今定本有子字則左氏古本亦無子字矣此說甚好公穀惟以糾爲兄故於糾不書子之義皆鑿○

又案春秋書納七皆不當納也糾不書公子與捷菑同公之伐戰與晉之弗克納異糾捷菑以世子亦書納蒯聵以世子亦書納無親之罪大也蒯聵得書世子而糾捷菑不書公子者書世子以著靈公之失也楚之納頓納鄫納公孫寧儀行父齊之納北燕皆內弗受之詞也納郜鼎同此義○

又案公子入國而繫者齊陽生皆宜有國者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乾時齊地水名

左氏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注

不稱公戰公敗諱之 全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也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如以復讎復讎者在下也 注 時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託義戰以敗爲榮也 輿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 疏 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案 內兵書戰詳見桓十年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衆

生實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注 鮑叔乘勝進軍志在生得管仲射桓公中帶鉤故曰讎又傳曰齊 全 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 疏 所以明上文不書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詞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干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輿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

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案 子糾書法與子般子野同故公穀皆以爲貴而當立殊不知前書子貴子糾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貴桓公以天倫之恩也然春秋蔽罪於齊則殺兄弟當目君乃書齊人者何哉張氏曰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髮之差霄壤之謬今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盟而欲立之始謀不審已爲罪矣及小白得國又不體其君先君之遺體以從議親之辭而推刃同氣亦甚矣故書法如此是舉國君臣皆有罪也蓋天倫之重莫未至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邇國論之權衡也此說得之

冬浚洙 洙水名在魯城北下合泗 夷

浚洙者深洙也 輿 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著力不足也 注 爲 全 浚深之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疏 馮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國之未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穀梁】一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注】言齊不克日而戰以詐相襲勝內謂勝在內【胡氏】師戰曰敗敗之者為王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許戰已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強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王以責之方王者之皆已亂之道

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書侵之始【全】【注】屬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宋南北有難故危而月之【穀梁】侵時此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疏】舊說以為公與宿盟宋方病宿故公侵之【附錄】公羊傳無其文疑妄也

【穀梁】經書內侵七書公四此年及定六年侵鄆八年再侵齊此年及

【附錄】公羊侵伐等例【全】曷為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侵猶不言伐猶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注】猶麤

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猶猶精密也伐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合兵血刃曰戰以兵守城曰圍得而不居曰入取其國曰滅

三月宋人遷宿【全】【注】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

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為人所遷如邢遷故不復見也遷者猶未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難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巧於泉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乘久宅之田里刈新從之蓬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諂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

【穀梁】遷二詞也其不地宿【胡氏】其曰遷宿者宿非其所遷則無復國家之義故不取穀梁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信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以此通之遷紀遷陽降鄑等皆可也

【穀梁】三傳左氏穀梁同公羊因其說又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全】【注】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而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

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深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我能敗之故言次也【穀梁】

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内地境肆其報復之忿滅有罪也魯人苟能不用詐謀奉其詞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都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文譏之

穀梁　次止也畏我也　餘同上長勺文

公羊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而北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兵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蔡次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穀梁　齊桓之忿魯始於子糾之納宋之忿魯始於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桓挾宋以圖伯也故胡氏發明於次敗之一日而陳氏深察於齊宋之心二說兼用乃備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穀梁　荊惠之始舞

左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九月楚敗蔡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　荊者何州名也獻舞何以名絕之也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穀梁　獲也是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耶生人立必後至天子罰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絕之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路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非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詞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自會于鄧諸侯始懼楚矣而敗鄧鄧息亦不書也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不書敗隨不書敗鄧不書敗申春秋之法執君言以歸滅國之君言以歸徒敗焉爾而言以歸則是蔡服楚也是夷夏之大變也

穀梁　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方是時承武王之烈内有鄧曼爲之母外有令尹鬬祁莫敖屈重等爲之臣爲會漢淮而隨人不能乘其喪鄧不血食而三甥無以謀其暴於是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其王伯夷夏消長之一大會矣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而荊亦執蔡以爭強於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如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爲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則以爲王道消而夷狄長也故執君之禍減國之禍皆始於此年天下無王齊爲之天下無中國楚爲之也

公羊　楚書荊始此年書荊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

元年書楚人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葵諸侯屈服稱以歸者胡傳已詳獨蔡世子有以歸稱執見其不服也不入此例

附錄 公羊七等例 公羊 州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人 穀梁 氏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苔

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苔同盟故也 公羊 滅國不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責不死社稷 胡氏 滅國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已無所出也滅國滅身奔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爲橫逆所加而勢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甚未絕也案左氏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苔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案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能自強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陳氏 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可以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昌爲以首亂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爲之也

葵 春秋書滅三十三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也如蕭鄧之類然則遂黃頓江六庸舒蓼甲氏舒庸萊舒鳩蔡州來巢不書若奔當以入此例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如譚弦溫徐之類是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又書名者既責其不死又無興復之志如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之類也其書滅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則又變例也以偪陽子歸不書陸渾子奔楚不書免其罪也胡氏沈盈一戰而身國俱亡也楚滅陳不書所奔陳無君也夔子不名無罪也徐子書名已屈節也已上胡氏皆用啖子之說故詳錄之左氏曰用大師曰滅公羊曰滅者三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皆可通外傳曰軍譚不述而不有也言以地分諸侯蓋誇大桓公之詞爾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魯邑 穀梁 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葵 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月之詳也 注 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注 結日刻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 葵 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身 葵 魯雖再勝亦困於兵矣

附錄 左氏兵例 穀梁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葵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

宋其興乎言懼而名禮飯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謀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注）因弔故書（傳）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二國並災（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書外以見內也（傳）此何以書王（胡）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者之後也（傳）諸侯於四隣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綠）外災告則書弔則書亡氏汪曰定公救非

冬王姬歸于齊（傳）齊侯來逆其（胡）春秋書王姬下嫁曷爲與諸侯之女同詞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逆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後世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注）桓公（胡）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傳）（注）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傳）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節（傳）隱之也國亡矣守義以終婦道故係之紀賢之也（胡）徒歸于叔鯈也（穀梁）五女也失所故言歸（胡）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人高其節義恩國喜得其歸焉爾（胡）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故其歸于酅其葬史冊悉書夫子存禹

宋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也

夏四月〇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縣孫生搏之宋人請之（注）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于門批而殺之（傳）（注）桓公（胡）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御說奔亳南宮牛猛攻圍亳蒲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傳）（注）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前息皆累也舍孔父前息皆累也舍孔父前息桓公御說（傳）（注）者乎孔父前息皆累也舍孔父前息皆累也舍孔父前息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傳）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游君拏公于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攻圍亳蒲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傳）（注）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前息皆累也舍孔父前息桓公御說（傳）（注）者乎孔父前息皆累也舍孔父前息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傳）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美也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萬怒搏閔公絕其胆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搤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注）猶乳犬攫虎伏雛搏狸精誠之至也（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去以國氏及者以尊及卑也仇牧忼慨其君故見殺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胡）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大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

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去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胡氏皆以爲名獨公穀先之孔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乘其君猶土梗并髦留莫之省而三綱絶矣

案孔父仇牧荀息胡氏皆以爲名獨公穀先之爲書字疑公穀先君死之說亦通並考傳皆合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天下之惡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見宋人皆臨之

案左氏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曰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經書外大夫出奔二十五始於宋萬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

齊侯救衛

案以平宋亂注宋有弒君作齊人

衛之亂齊桓欲修伯業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不辭微者會桓公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伯也何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詞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公都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王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之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案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侯未諭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與晉悼公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邢丘相類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下逮隱桓亂賊得志強暴肆行天下之心思周道之不可復見願得賢伯之興其益已久矣桓公入國已四年因宋有弒君之亂首惡方誅嗣君新立合諸侯定宋亂陳蔡邾並來受命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矣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初弒君之時舉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宗之不待今日而會矣書宋萬出奔陳而繼之以北杏

案以平宋亂注宋有弒君作齊人

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

因以見桓公自失幾會於其始也

【集】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杏獨書晉侯曹南獨書晉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也然胡氏止於北杏發予齊侯之說陳氏兼及城濮至於曹南二家皆不予之蓋以鹿上復入宋則非始伯之詞矣然曹南予宋亦可○【案】此條陳氏主胡氏張氏主公羊要之胡氏說好○【又案】此為齊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及齊得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襄公田獵畢弋之戒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術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與國高各帥五鄉焉作內政而寄軍令與鹽筴以盡海王之利春蒐秋狩有士三萬人以之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貴相於是民皆勉於為善相地而衰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以厚甲胄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於魯號召天下之遊士以犀甲犢盾原漆甲於衛使為南伐之主反臺原漆甲於衛使為北伐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鉤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鄣有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莒萊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二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矣

第亦有自矣左氏於桓公事多略故具于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春】

【集】北杏之會遂人不至【傳】不諱者桓公齊人滅遂而戍之【繁】不日微【胡氏】滅國之與見【說】國也

而尚武力文功未足以除惡【胡氏】滅罪孰為重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見桓第

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是滅而書滅者三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曰興

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春】

柯今鄄州東阿【秦】盟于柯始【傳】及齊平也【集】

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君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貶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是翕然信綱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伯功故云爾取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

【繁】曹劌之盟之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注】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

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邾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怨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貴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邪

案曹子之說趙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時桓公修伯非得魯則不足爲重故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蓋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待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己於歸田之請遷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三國之伐耀武於戎捷之獻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謂無○案案左氏文公六年晉吏駢曰前志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胡氏本此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義 宋人背北杏之會 舊 宋人背北杏之會

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案胡氏說本程子程子曰管仲爲政自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未嘗強致也考之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軍帥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程子說本此○案案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二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鄭十六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鄭皆師少之文也曹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鄭皆

連四國而稱人聚之之文也餘若宣元年二國伐鄭僖三十三年二國伐許宣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

夏單伯會伐宋 義 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注 經事責人傳言諸侯者總衆國之辭

舊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注 從義兵而後者也 義 會事之成也 注 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舊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單帥師會伐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義 也其賦於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之詞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 張氏 魯自盟柯成乎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率師往會示從伯之意

案左氏以爲王臣其辨已見逆王姬下然內大夫會伐者八獨單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稱會蓋後會之文也公穀是

秋七月荊入蔡 左氏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

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逐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末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之後非但不爲綢繆幅屨之計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身虜國破是時齊桓之業未成楚熊貲擅行淮漢浸及中國今又興

兵以說婦人故特
書以兩著其罪也

【案】蔡爲周室宗盟之長通於楚而常受楚禍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明盟會于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録于經則會鄭以懼楚終録于經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抑此戰吳救中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而不能終於柏舉之戰吳操中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荆楚強弱之端皆可見矣

【張】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爲衣裳之會而齊霸略定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齊桓修伯業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案】復同會也【注】諸侯欲推桓以爲伯故復同會于此以謀之

【張】經書内大夫會外諸侯者六惟單伯于鄄季孫宿于邢丘會伯主及列國其餘若公孫敖會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伝尊出位左氏例以爲内大夫可會外公侯非也雖齊桓初伯得魯爲重不以單伯爲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以單伯爲卑然他日開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

【左氏】服故也【注】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復會爲齊始霸也【注】復同會也【敖】桓爲伯故復會於此【張】左氏謂齊始伯指諸侯始定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若佰駾駾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而言然魯未信服自後宋

夏夫人姜氏如齊

【張】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者蓋鄄會魯莊不與此行始出文姜之意啓桓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絶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之法乎春秋特書之
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羊作兒【注】宋主兵故序齊上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也二

【左氏】諸侯爲宋伐郳【注】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爲之伐郳【敖】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

鄭人侵宋

書侵始此【左氏】諸侯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注】鄭厲公以去年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而納之厲公入殺傅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十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齊事君其若之何由此觀之則忽晉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以

【張】背二鄄之會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

侯聲廣公篡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爲伯業之光哉不此之顧首列於二鄄之會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爲詞亦何足以服之矣宜乎幽貶之執也

附錄 胡氏侵伐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鍾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案 春秋書侵五十七書伐二百一十三傳例亦有不同者恐無名行師之說亦可參通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故也 張氏 伐鄭不止爲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秋葬伐鄭

公氏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張氏 齊伯未定楚威漫及中國自桓二年鄭已

懼楚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如此至是始爲中國患矣

案 鄭桓公始寄帑於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渭左洛右濟王室之驕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爲伯主之輕重焉○又案 經書荊伐鄭二始此年楚人伐鄭四始僖元年書楚子伐鄭五始宣四年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書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十四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幽宋地 公羊有公字 公穀有曹伯字 公羊 公穀 同盟于幽鄭成也 注 書會言同盟服異也陳每在衛下齊桓始終二大國之間而爲二伯之客故齊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 左氏 魯會之不書其久微者也 公羊 同盟者何同心欲盟也 注 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內侯俱疑矩非受命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離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官爲寮謂諸侯也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遂伯齊侯 疏 言此會公實與之而經不言公者外內諸侯同一疑公不知可事齊乎故去公以著疑也然柯之盟書公者彼要齊歸田非事齊之事此盟欲推 胡氏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

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伯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公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爲讎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陳氏　諸侯初王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王盟也夫王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也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

案　經書同盟十六齊桓伯一也此年幽二十七年盟幽是也晉靈伯二成十五年戚十七年柯陵二文十四年新城是也景伯五宣十二年清丘十七年幽道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是也晉厲伯二成十五年戚十一年亳城北是也是也晉悼伯四成十八虛朾襄二雞澤九年戲十一年亳城北是也平昭各一襄二十三重丘昭十三平丘是也胡氏有二例有諸侯同欲而稱同者有惡其反覆而稱同者除于蒲亳城北惡其反覆外其餘皆可入同欲之例矣穀梁有二例曰同尊周也同外楚也除二幽爲尊周外其餘皆可入外楚之例矣但本不可以同欲爲皆美故二幽馬陵于戚雞澤雖可褒而清丘鄟道蟲牢亦書同新城虛朾于戲雖無貶而重丘平丘亦書同此公羊所謂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要之三說皆有通處當參考爲是然伯事盛時再不書同書同者獨齊伯之方始晉伯之漸衰也則楊士勛所謂召陵首止之後楚不敢爭襄大齊桓不復言同及楚人強盛中國畏之每命同盟同心外楚其說亦有理由是言之則晉文之不書同亦可通矣劉氏以同盟爲殷同之盟同盟之禮見於觀禮爲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張氏因其說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是以諸侯既授以事而伯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內以掩其無王之事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而善惡則各繫其事焉劉氏說胡氏雖不取然亦是一說也但施之清丘大大之盟有不合耳餘見新城及亳城北下○

文考　左氏經文會不言公者二此年幽及僖十九年齊二十九年翟泉也杜氏以幽與齊皆微者獨翟泉爲諱公穀梁以此會爲諱公以著疑于齊爲內之卑者翟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三家之異如此啖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子以此會爲諱與讎盟于齊翟泉皆諱公與大大盟則三會皆公與也胡氏以此會諱公失信于齊爲諱與楚盟翟泉爲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與也陳氏以爲齊初王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要之胡氏二說皆可通穀梁疑之之說據其本旨則公本與盟但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而說者以爲魯疑而不會則又卻書而貶

邾子克卒　左氏　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

穀梁　其曰子進之也

注　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作瞻詹公羊

業王命之說三傳皆無明文然據左氏此年冬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則天子猶有黜陟也

左氏鄭不朝也注齊桓始

伯鄭既伐宋又不朝

胡氏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張氏鄭大夫叔詹也不氏與柔瀚同

業鄭詹說左氏是公穀皆以詹爲佞人此無據之言杜氏以稱人爲賤之穀梁又以稱人爲後敗故甘盟其受佞其丹楹刻桷平爲後敗故甘盟其受佞其說出緯文謬妄不取餘見書法下

夏齊人殲于遂殲作瀸

左氏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鄫鄉羞齊戍醉而殺之齊人瀸焉

公羊殲積也衆殺戍者也注積亦盡也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詞已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酒而殺之齊人瀸焉此謂狎敵也

穀梁殲盡也無遺類也曰無罪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三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三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旦可以亡秦匹有此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弱者亦可以省身而自立矣

胡氏所以伸遂人以死復讎之志也

張氏注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若免書逃以賤之

穀梁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黨曰無罪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伯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陳氏與之接也

業逃例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陳侯逃歸也君臣同詞皆匹夫之事也然宣十七年高固逃歸不書襄十六年高厚逃歸不書則春秋不以逃義罪二子也

冬多麋

左氏記異也注麋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言多以多爲異

公羊爲鄭瞻所迷惑也言多以多爲異以其又害稼故以災書注麋多則害稼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穀梁注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

胡氏注京房傳廢正作淫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左氏注不書日官失之

穀梁不言日不通志堂

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于朝日諸侯朝朔注天子亥晃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變是以知其夜食也流此禮記玉藻文

夏公追戎于濟西

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此未有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不言戎伐我何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注言戎遠來必大有徒衆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案經書追二又見僖二十六年

秋有蜚

蜚爲災也注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案一有一亡曰有蜚射人者也注或有或亡不常也京房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蜚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蜚陰物也蠱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惡長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

不言其來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不言戎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也此未有言侵伐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

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之慎所感也

案記異書有三此年有蜚及二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豈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境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案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辭要盟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注魯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王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不則止此行有辭也

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滕陳人之婦識其重以失己也齊宋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案 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如晉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固有漸然胡氏釋遂字又有專事兩事生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公羊以爲善穀梁以爲魯實使之皆非經旨

夫人姜氏如莒 案 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莊公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可知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注 鄙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賤臣行所以受敵 案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何啻桓始伯責魯不共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謀好之計則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子之故書公子非矣

案 經書吾齊伐我十四始於此莒伐我三邾伐我三吳伐我一皆書鄙穀梁說是也惟哀公之編吳伐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鄙者胡氏各有說○又 案 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共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曾之謀恐公羊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

念耳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七

盧陵進士李廉輯

莊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張 大火

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

案公羊曰大災者何大齋也大齋者何痴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痴者民疾疫也齊侯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所致此說無據不取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我穀梁作我 張 齊桓於是舉攘夷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附錄 左氏王室事 左氏 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十三年僖王立十六年王命曲沃武公爲晉侯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十八

年號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十九年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爲國邊伯因蘇氏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奔衛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鄭伯遂以王歸處於櫟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二十一年鄭虢晉命于弭同伐王城殺子頹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五月鄭厲公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坏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子之虢公請器王子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爲德二十四年鄭

執王使張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青公羊作省

左氏 注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

穀梁 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 注災罪惡紀治理此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

胡氏 肆者蕩滌瑕垢之稱也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以姑息爲政數行赦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肆眚而曰大眚識失刊

穀梁 肆肆者之爲赦罪杜氏穀梁同但穀梁以爲爲文姜之故已爲臆說而杜氏亦無取文則皆未至也公羊曰肆者何赦也大省者何災省也此日省吉事不舉今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故譏之其說無義不敢取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 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胡氏 文姜之行惡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喪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考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逆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已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氏 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使爲工正初陳厲公蔡出也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懿氏卜妻敬仲曰吉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注陳宣公大子也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穀梁 命爲大夫也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

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張氏）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斷則罪之輕重見矣（張氏）命也御寇乃君之適嗣爲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譏御寇之爲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略殺者之罪也

夏五月

案以五月首時范甯曰未詳諸傳皆以爲下有闕文是也何休曰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娶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此近

穿鑿姑備于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左）注高傒齊之貴卿而與諸侯以（堂）高傒齊之貴大夫曷爲不言公高傒崇霸業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譏莊公娶仇女大惡也娶者其爲吉書日則公盟也高傒驕侐（胡氏）微者名姓不登於史策高傒齊之貴大夫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不言公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胡）微者盟蓋公也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婚娶仇女大惡也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己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案穀梁注曰微者盟不日故及宋盟宿及蘇子盟女來不書日皆微者之盟也及高傒處父荀庚良夫卻驩孫林父向戌皆書日者實公

盟而諱之也此說是矣杜氏恐失之公出國都而盟惟高傒向戌蓋公不敢坐盟之此正與晉悼出長樗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即出而盟公可以爲謙魯公屈體而從大夫卑莫甚矣○（案）左氏記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故國高二族皆齊上卿

冬公如齊納幣（左）（圖）注

（左）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親（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穀）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胡氏）公如齊納幣不待貶也

案納幣例三文二年公孫敖如齊納幣傳曰禮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穀梁曰禮有納采問名納吉期四者備而後娶納幣即納徵逆女即親迎春秋止書此二禮者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與重之義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左）

（穀）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公）告于廟也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

而往納幣以此告廟謂有
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夫

案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遇伐救者凡皆不書書至獨三如齊書至者此三事皆爲娶仇女而行也僖公與之會盟七不書至兩如齊亦不至獨伐楚伐鄭牡丘于淮書至伐楚伐鄭亦皆參公設方通

祭叔來聘

傳 注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胡氏 祭伯來朝不言朝祭叔來聘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訐而不言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陳氏 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於是祭叔私相爲好也

案鄭氏曰諸稱使者皆是奉王命來故云使以見之此說是莊氏意以爲祭伯時不爲王卿大夫欲外交而來通魯以其本無王命故不得言聘於王而欲外交而恣意任情欲外接諸侯雖請于命非王本心故不稱使或以爲祭叔亦無王命以是天子大夫假王命而來本非王命故不稱使也此亦足以明祭伯書來祭叔書聘之說然如徐疏說則亦不必疑矣但貌語亦未知所據何休以爲公一陳佗故絕侯若我無君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亦難取

夏公如齊觀社

傳 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注 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諱淫言觀社與納幣同義

穀梁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詞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

注 尸主也主爲女往爾

胡氏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桀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

附錄 穀梁 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荊人來聘楚成以去年
弒兄而立
以稱人始能聘也 春秋王曾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脩聘禮受正
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荊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穀梁 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胡氏 荊自莊十
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 年始見于
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猶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
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變
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猶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
樂與人爲善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荊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
法如此 陳氏 聘未有書人者其稱人何荊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
不稱使何荊未有君也荊未有君大夫而稱人於是始蓋進
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而荊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善之也 張氏 楚自
年來先加兵於蔡鄭而聘
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矣
案 荊之聘魯三始書荊人繼書吾楚子使椒又繼書曰楚子使薳罷蓋
進之以漸也其進之之義三傳皆同然夷狄之情每假禮以行其詐
荊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蕭之役柔人歸遂來
聘而意在河曲之戰其窺覘之謀離間之術常如此故陳氏張氏之
說皆
得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則當絕之數盟之約然後與之遇者志相得也 張氏 爲昏姻而齊難之
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之得也 也不可與爲昏姻
蕭叔朝公 州蕭今徐 案 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
其言朝公何公在外 胡氏 八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全
也 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 孫 書名附庸常例 胡氏
穀梁 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
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
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弗
受必反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案 蕭本宋邑宋桓公與梁皆以爲名胡氏以入中國附庸稱字之例 正義
蕭叔之朝公蓋信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爲附庸○ 全祖
而此不言所者王者以天下爲家無適而非所也

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
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在滎 全 桓之盟不日此何
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陽卷縣西北 胡氏 以日危之也何危
莊公有淫決汚貳之行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穀梁 桓盟不日此盟日
者前公如齊觀社傳

曰觀無事之詞以是爲尸女也公怠棄國政此行犯禮憂危甚矣雷霸王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

【輿】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諸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于桓之六年至是三十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張】信而後許之也

【集】齊桓之編會盟惟此盟及葵丘皆日此盟公羊以爲危之范甯以爲喜之二說稍不同穀疏曰傳雖有禮盟不日信之文亦有不日數渝惡之事故知此日者喜伯者與盟也此時齊桓威德鼎盛與公結盟何得有危故范氏以爲喜之

【輯】法觀之則公羊說亦是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外傳匠慶之言識何識爾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公弗聽

【輯】非禮也

【穀梁】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蔇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楹刻之畫之加密石焉諸侯刻之大夫刻之士刻本刻桷非正也大夫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子故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疏】禰宮不忍斥之故謂之新宮今惡莊公不宮以見之

【胡】公將逆姜氏爲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自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爲後鑑也

【張】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諫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爲後鑑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集】親迎禮也

【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

【疏】注言三月廟見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而行婦事既非正禮明矣

【穀梁】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疏】親逆女不書惟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於是莊公生三十七年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爲之親納幣而在位二紀矣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爲之親納

【陳氏】而在位二紀矣制於其母必齊女也於是莊公生三十七年其親迎於齊也

【輯】親逆女不書惟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於是莊公生三十七年幣而觀社遇于穀盟于扈一歲而三見於齊丹楹刻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諭時然後入大夫宗婦以幣覿此何禮也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言入者入難詞也書逆以病莊公也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據莊十一年傳齊侯來逆共姬不書

案逆女例五已見桓三年此條諸傳皆同惟公羊杜氏以爲合禮非也

附錄 胡氏常事例 胤 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朝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烝嘗是也有歲事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喪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

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公矣

案趙氏祭祀昏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書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氏 注 哀姜也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乃朝 傘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儔不可使入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廟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詞也 穀梁 注 僂疾也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入者以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 胤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其義不可受也 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紱冕脩邦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來爲合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

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氏 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 傘 以草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外傳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曜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 穀梁 注 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者不宜用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胤 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 傘 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穀梁 禮大夫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胤 注 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穀經以赤歸于曹郭公爲句

左氏 注 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旣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 胤 杜預謂羈蓋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

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

案羈未之事惟杜氏得之公羊曰曹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戍將侵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我君請勿自敵也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曰赤者何曹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二家大意皆以爲郭國之君名赤不能自治其國舍而歸于曹其說不通不取

郭公 傳 蓋闕誤 冀 先儒或以爲郭已於傳有之齊桓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已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惡未之或知者猶石所謂也夫既或知之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傳 女氏叔字季友相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

案 其不名何止天諸侯初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姻親無聘魯者於是交聘齊桓公爲之主

案 女叔稱字穀梁啖子張氏皆以爲命大夫獨公羊注以爲敬老而書字其說曰禮七十雖庶人之王老而禮之疑非春秋之意不敢取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鼓用牲于社 杜氏以長歷推月朔置閏失所故改正月正陽之月朔故以于社伐鼓于朝 傳 正月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此辛未實七月朔故以爲非常 傳 日食則鳴鼓用牲于社求責於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先鼓後牲者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麾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胡氏 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穀梁 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脩征周禮充陽之本鼓何益乎

案 日食而鼓用牲于社三此年六月及三十年九月文十五年六月諸說皆用左氏獨公羊以爲得禮未知孰是

伯姬歸于杞 穀梁 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公羊 逆者非卿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是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且況自逆者苟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 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 公羊 無牲非日月之告不鼓 穀梁 禮也于門 非禮也 既戒鼓而駭衆 趙 知不合用牲者以用者不宜用也鼓者所以發陽也

冬公子友如陳 左氏 注 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謝公之母弟 公羊 注 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京師 案 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託始於此豈無意乎

曹殺其大夫 左氏 注 不稱名非其罪也 公羊 何以不名衆也 穀梁 稱國以殺者國君與用事大夫與謀其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張氏 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

莊公治國家之多缺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內治乎喻時書至危之也

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義係於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係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不敢專命有罪則請于天子而不敢專殺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大夫之交政中華會盟侵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甘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張氏 原殺大夫雖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簒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昭公之大夫不名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 案 曹殺大夫不伏節死義嗣子立而誅之不書名者衆也曹伯之死不書諸大夫不伏節死義嗣子立而誅之不書名者衆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者為曹羈諱也穀梁以為此大夫即曹羈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於受戮君子愍之不名者賢之也其說迂晦不明不可取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故赤殺之爾杜氏陳氏之說得之但僖公二十五年宋成公殺其大夫無傳不可考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左氏 注 宋序齊上王兵 胡氏 案 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

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爰公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注伯姬莊公女洮魯地胡氏伯姬莊公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躬逆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已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注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復成於楚皆有貳心於齊今始服也纂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一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疏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胡氏同盟之例有亞其反復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齊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陳氏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胡氏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諸侯之心也

築臺于秦

築秦衆兵車之說也見穀梁傳范注曰自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陽穀五年首戴七年寧母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三年會陽穀五年首戴七年寧母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信八年會洮十三年會咸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其兵車四會穀梁皆發傳固無可疑獨衣裳十有一而論語則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於是起諸儒之異說矣范氏以爲貫與陽穀本非管仲之意故去貫與陽穀爲九鄭之以爲北杏經文非諸侯故曰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於是武分葵丘會盟爲二或又不分葵丘而增入公子糾之盟或又解與字作數字以爲去貫而數陽穀以足九合之數劉炫難之曰若以葵丘會盟爲去貫而數陽穀以足九合之數劉炫難之曰若以葵丘會盟爲二則首戴亦可爲兩公子結本離會安得數之於諸侯之盟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二三之說皆無據劉氏乃數洮會入九合而以爲兵車止三會然傳文不應兩處皆誤也大抵北杏之會穀梁既以爲齊侯宋公則范氏說庶幾可合但衣裳喜之言而訓九爲糾則諸家紛紜可不必辯矣國語又曰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章昭以北杏二鄄檉臧准爲兵車陽穀首止葵丘爲乘車皆臆度無據之言耳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慶父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

經　原仲也

傳　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

經　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譏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案　春秋書大夫之葬止此左氏傳是故啖子胡氏皆因之公穀二說皆以季子辟內難而出雖於此條不合然在三十二年子般卒之下則合矣

冬杞伯姬來

傳　來歸大人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歸其言來何來歸曰

經　禮父母住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冬又歸魯故知

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傳　莒慶莒大夫叔姬莊公

經　逆女非禮也

傳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經　言逆女

傳　叔姬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經　杞伯蓋為時王所黜胡氏注同

杞伯來朝

傳　杞為三恪桓之篇以侯書今稱伯者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案　杞以姓公爵夏禹之裔也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來本稱侯爵後為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杞子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來盟復貶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也若如公羊之言則凡桓公篇稱杞侯者皆作紀而杞則王者之後本稱公但春秋黜杞而伯之後之稱子者以微弱為徐莒所脅而貶之也胡氏於杞子卒下云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貶之則胡氏意亦以為杞本伯爵故於此條下無注矣然胡氏本不信時王黜陟之說則是棄杜預之前說而用杜預之後說也竊嘗考之周封

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之始昔以微國尚伐杞而取其邑則杞之微乎微可知已不待夫子之時而文獻不足也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爲侯本無所據但胡氏略而不言注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爲是紛紛耳餘已見桓二年滕子下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 【義】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先是十九年蘇子奉子頹奔衛齊侯欲討衛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張氏】齊侯命爲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 【注】賜齊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敗績 【集】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注】齊侯稱人者譏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也 【全】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人者爲客伐者爲王故使衛王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 【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起其暴也伐人者爲客見伐者爲主未得乎師者未得成列許戰也 【集】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 【注】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致有侵伐之事聚師稱人以微之也人不可以與人戰故亦以衛師爲人衛非有罪 【襲】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案左氏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而討之也爲衛計者誠有是罪當服刑可也若惠徽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胡氏】齊稱人貶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衛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爲之也 【案】伐衛之役三傳皆貶之故不能與曾則衛未有罪也穀梁以爲齊方受方伯之任不宜遽有侵伐之舉左氏雖有王命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掩矣獨胡氏以爲子齊罪衛之說又與三家皆不合竊原其意蓋以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其事同然顧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矣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貶衛可知矣艾陵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於伐之上則齊方

至而衛即戰可知矣此胡氏所以爲考据之精也然考之去年同盟于幽衛已一不至桓公安亦本有怒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莊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王之義乃邈然不顧今而討之又以取賂而還其事何足詳哉故以左氏賜命之說爲有則齊侯伐衛之說不可謂無以王命之說爲有則取賂序高子之來盟不稱使同書法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以大之與伐楚同乎胡氏拘於將卑師少之例意有未備當兼陳氏說爲是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宋人下有邾人〔義〕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楚幕有烏乃止〔公羊〕〔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穀梁〕善救鄭也〔胡〕案左氏楚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則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王室所屬天下之事自今

〔春通〕經書救二十三而桓公之救五焉此年及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爲桓公安攘之始吉事然齊宋將軍師少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是時楚文王卒國有內難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今子元又以嘗試齊也我公不顧荊人一聘之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

冬築鄑鄑公穀作微〔義〕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公羊〕諱以凶年造邑禾者惡愈也〔穀梁〕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胡〕鄑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鄑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左〕三傳皆以爲築邑但公羊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云虞之非正也似以爲田獵之地恐未必然

大無麥禾〔公羊〕〔注〕書於冬者五穀畢入無麥禾而後顧錄無麥故言大明不收甚〔穀梁〕〔注〕麥熟於夏禾成於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實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竭之詞也古者二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不敢其不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敢其不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

羅以病公而戍來世
爲國之不知務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經】【注】上者說始糴經在下須得糴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實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文仲以幣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王而與之糴【注】夷平也【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必有三年之蓄一年不熟告糴【注】據國事行當言如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經】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糴于齊告然後予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經】【注】饑臧文仲告糴于齊禮也【傳】禹傳書饑傳又先書饑與告糴在築鄑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

【案】胡氏急緩之例則如楚乞師其情緩矣劉敞說本服虔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左氏傳有作字【傳】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經】脩舊也何譏爾以年不脩【案】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宇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久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惡矣【注】法廄者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此六閑之舊制也【傳】言新有故也何譏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此下全引穀

【案】新作例三此條及僖二十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也

夏鄭人侵許

【經】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傳】許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

【經】【注】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傳】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象夫人惡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所有也穀梁同【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係之紀賢而錄之穀梁注同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公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注 今九月周十一月角亢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而見者致築作之物十月定星昏而中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而息 公羊 注 諸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 穀梁 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注 傳例凡城之志皆譏此云可城者作城無譏也

案 城防又見襄十三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左氏經 無師字 公 注 將卒師少故直言次晉將降鄫故設備 穀梁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鄫而不能也欲救鄫而不能救鄫也 注 次于滑也書公于郎取不言公取不能救鄫也 注 師之此其但書次何以是爲不足書也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邾而邾降于齊師晉人降鄫雖罪齊桓詭莊公之身不可不貶也 穀梁 任公輔曰人微師少不見於經當從公穀書師成魯地趙氏曰魯蓋欲曾齊圍鄫至成待命聞鄫已降不復行可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案 諸說不同胡氏無傳疑杜氏說是

秋七月齊人降鄫 公 注 鄫紀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遥以兵威脅使降附 公羊 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注 盡取其邑惡不仁之甚也 穀梁 降猶下也 胡 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邾降于齊師晉人降鄫降而曰降鄫者以齊之不書鄫降而曰降鄫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鄫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抑強扶弱明道義也伯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 注 以賢録也無臣子故不作諡 公羊 隱之也國滅矣徒葬乎叔爾 穀梁 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胡 賢叔姬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魯濟魯地 公 注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注 山戎北狄 穀梁 及者内爲志焉爾 胡 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歟

齊人伐山戎 公羊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慶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遇者志相得也

之與戎狄驅之爾注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而乃迫殺之甚哀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

侯乎山戎也其爲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戎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注遠伐山戎雖危勤王職貢則善言不以齊侯敵山戎故稱人

嘗命大夫爲王將帥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稱人者以將卑師少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春秋會通卷七　玉成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貶其曰人何也愛齊

外傳曰齊桓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攘夷狄而遂北戎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戎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汎乘桴濟河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徹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而大朝諸侯于陽穀此雖戰國間誇大之詞然亦足以見桓公勞師遠伐之實故具于此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注即泉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見文十六年傳近民漸浣爲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古候是爲苑囿之所屬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

薛以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杜氏以滕紀降爵亦無傳不知用何例張氏或主沙隨程氏已見滕子下

築臺于薛

薛魯地

注譏遠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注獻奉上之詞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魯以威恐怖魯也刺齊桓驕慢恃盈非所以就霸功也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爲異國故不稱侯若同一國也

注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有遺命泰何旗獲而過我

注齊大國也固爲親來獻捷戚我也其戚我奈何旗獲而過我

注建旗縣所獲得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內與同內齊爲

注春秋尊魯故曰獻齊桓內卑之也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詞伐山戎以其所得貶來誇示諸侯若來

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
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餘引左氏

案獻捷例二胡氏於此條兼用左氏公羊之說穀梁以爲內齊侯而不稱使蓋拘於楚人使宜申之例不知此乃齊侯自伐戎歸道經魯而躬來也其言軍獲曰捷者得之又曰戎菽者蓋因管子有出戎菽及冬菱布之天下之說故以戎爲豆非也

附錄 左氏 獻捷 杜 襄八年鄭伯獻捷于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子產獻陳捷于晉此時鄭使司空致地司徒致民于陳則不以俘歸矣是無因而獻功或空有器物亦稱獻捷也又成二年晉使單朝獻齊捷于周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貳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秋築臺于秦 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公羊 譏臨國也 注 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怠慢 穀梁 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千里之遠南伐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慁君子內無國事之憂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左氏 注 不書早不爲災例見僖三年 公羊 記異也 注 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孫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此先是比築二臺慶牙專政之應

冬不雨 左氏 注 不書旱不爲災例見僖三年 公羊 記異也 注 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孫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此先是比築二臺慶牙專政之應

案經書不雨例七趙子曰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此在十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兩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二年三書冬雨時而總書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 爲管仲也 注 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國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 穀梁 注 小穀曾邑 春秋其考此事詳矣 張氏 泰山孫氏曰小穀魯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

案小穀公羊無傳穀梁及孫氏胡氏張氏皆以爲魯邑故書法比於內城而左氏以爲爲管仲城者蓋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于今賴之此其案也纂例亦從之以楚丘下陽等不係國之例例之則杜氏說亦可通但僖公七年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公以楚伐齊取穀實桓公子雍於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九年十旬侵齊至穀後又有齊師違穀七里之說經傳皆止書穀而未有言小穀者則杜氏爲不通矣且桓公之有功於魯只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桓未見有功之迹考之前後皆不合故當從穀梁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州昌邑縣 左氏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侯夏遇于梁丘 注 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 穀梁 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

不遇大齊桓也注謂八百里間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之遇乃遠遇宋公也梁齊侯欲伐衛而先會魯欲謀鄭而先遇宋魯宋之輔伯誠有功矣書先宋公者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注切公築臺臨黨氏見黨氏女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也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注不以罪誅故得書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季子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大何敢是將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大何敢是將為亂乎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飲之飲之無儔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易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也注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季子殺之古者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之手以齊終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注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王威不立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凶兄弟也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春秋取其遏惡救亂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

案叔牙之事惟公羊詳諸家皆從之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論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得之蓋慶父伐於餘丘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且慶父以孟為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為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謚也其後子孫以字為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劉炫以為慶父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為伯而已為仲也其說亦通此三家之由始故詳具于此

癸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翼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大位姦之窺危病邪之伺也若藏於隱是女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王威不立身幸矣

案 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公莊宣成
而已啖子曰君薨必書其所重凶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經

與之戲子般怒鞭之公曰不如殺之弊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注 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女公子子般妹也閔公莊公庶子年十九八歲 公羊 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喻年稱公子年之君也有子則朝朝則書葬無子不朝不朝則不書葬未喻 穀梁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注 癸巳子野卒正也十月子赤卒故也閔公不書即位已顯其繼故則子般可以書日也 胡氏 莊公過時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享國日久獲終正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

案 魯嗣子卒者二子般子赤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未葬也

公子慶父如齊 經

注 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歿牙慶父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自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 公羊 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憑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穀梁 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王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

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而慶父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張氏 取國者季子之黨未順而秉禮之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爲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爲鄰豈不知慶父爲弒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後患即此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齊桓失方伯連帥之職也

案 經書內臣如齊不以他故者二十始於此

狄伐邢 經

邢在衞平 張氏 邢姬姓周公之胤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
襄國縣 案 邢而滅衞三年之間塗炭兩國皆以伐書著其強也
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
王姬會伐衞次于滑狩于
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而敗
宋師劫齊歸地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數年之間魯國無事
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
至齊廷遇穀盟邑皆爲姻好而出未聞秉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
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桓刻桷逆女用幣皆爲一經之特筆然多
慶有喪大水日食之災見天意未忘乎魯荊人蔡叔蕭叔祀伯之
迭至人當歸乎魯幽之盟城濮之會魯皆濟之過伯主亦有資乎魯
宜可以有爲也而乃勤民縱欲築鄑新廄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

築臺焉坐置其國於宴安沈酣之域欲無危得乎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子之侮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得兵權而已哉故張氏曰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子般閔公之事所以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誅也得之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七

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八

廬陵進士李廉輯

閔公 名啓方諡法在國逢難曰閔在位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莒

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莒 閔公莊公之子母哀姜之娣叔姜慶父弒子般齊人立之

不書即位 亂故也 公 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

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

朔 公羊之說與左氏同但公羊曰鄧扈樂左氏曰圉人犖字少異耳張氏曰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卒故此齊桓之責也桓公苟能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而為之置君則父子君臣之倫定矣乃縱慶父歸國以致閔公為篡弒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

齊桓也此說亦好

齊人救邢 胡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狠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言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纂 善救邢也 胡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敵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所甚重備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案 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爲矜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公未力於救患也歟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伯者之心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春 亂故是以緩 纂 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落姑齊地公穀作洛 春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欠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胡 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

納故曰歸 纂 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案 左氏請復季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胡 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纂 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當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葬子般弒慶父王兵勃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善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污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敢九族而急親賢退罷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案 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稍異何氏以爲季子辭內難自葬原仲時已出奔陳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子未嘗奔陳也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強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致而起季子託公于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本感洛姑之托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餘已見蔡

附錄 左氏季氏事 纂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仲孫來

左氏 冬齊仲孫來省難書曰仲孫忌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注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還使齊侯務寧魯昏難故喜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而傳寺仲孫之志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

胡氏 夫鄰有弒逆當聲罪戒嚴以奉天討而更使討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亟非以禮矣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爾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此非固然矣然其言魯秉周禮國有不可動主劉氏

張氏 仲孫之罪固然矣然此可見周公之澤入人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秉者與秉彝秉德同皆著明於心而不可奪之謂也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急義此春秋所以雖賤而不名謂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案 仲孫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兼得三家之旨無餘蘊矣公穀以仲孫即慶父公曰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歸哉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曰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洋言齊桓容赦有罪也恐未可信不敢從○案春秋直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寔仲孫介萬盧白狄而已獨書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來同蓋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為文譏之也然祭公猶以遂事為譏仲孫則以不能明於奉使之義故貶之同於私行之倒耳

附錄 諱例 公羊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注不書慶父來者為閔牙不殺慶父之賢諱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漢志東海郯陽都縣應劭曰是其國也

左氏 徙之 襄 啖子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之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 速也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以書譏譏始不三年也

公羊 吉禘言吉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穀梁 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也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

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給大夫大夫嘗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大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給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大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閔公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意哀閔上此蓋出禮文交錯之失

【集】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及僖公薨書大事于大廟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故惟趙子深得之而朱子取以釋論語不可不備載也其說曰禮大傳及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爲配此祭不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爲配此祭不兼君王廟之主爲不敢褻神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配天而禘則以稷配嚳無可疑也鄭玄見禘在郊上以爲禘大於郊必非宗廟之祭遂以所自出爲感生帝靈威仰由是而誤矣春秋書禘惟魯惟宗廟於閔二年五月僖八年七月一在春一在夏故郊特牲祭義則曰春祀先王制則曰春禘秋嘗祭統王制則曰春禘此皆漢儒約春秋文而附會之且不知其爲殷祭而以爲時祭也若以成王追賜周公則魯之用禘惟於周公廟而上祀文王閔公僖於莊公雖用於大廟乃因致夫人而行之又非矣此本非常又實非三年喪畢之殷祭而傳者遂以爲魯得用於羣公之廟故左氏曰烝嘗禘于廟又曰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因其失禮而爲之詞耳非也鄭玄既誤於禘大於郊之汪而又有時祭之禘不可通故汪郊特牲則曰禘當爲祫汪祭統王制則曰此夏殷時禮汪詩則曰禘宗廟之祭小於祫於是禘有四種矣殊可怪也至於禘時則本以夏之孟月爲之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爲之故雜記曰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說甚明足以盡掃鄭汪之謬故具錄于此其祫祭說見文二年大事下○【案】范氏祭祀例九皆書月以不誠恒二烝一嘗閔吉禘僖禘大廟文著祫嘗宣有事昭禘武宮定公從祀也○【集】趙子曰此禘于莊公蓋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貶】公薨不地仲尼親筆也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白矣非聖人孰能脩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袁】其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通志堂

殺之于夷以其尸歸信公請而葬之（經）諱奔也（注）哀姜與（傳）夫人稱孫閒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經）閔公故出奔（傳）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故叔牙之就械成於之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斮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潛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案）夫人孫二文姜無母道哀姜無夫道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妻喪歸貶姓而已春秋之權衡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經）共仲奔莒成季立僖公以賂求共仲于莒（傳）共仲之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注）慶父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乎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案）殺公子牙今將誅而不免過惡也（經）其曰出絕之也（傳）慶父不復見矣（案）公子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使季子歸親親之道也（經）慶父至兵日久其讎未可遽奪也（傳）出奔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義也（注）其曰出絕之也（案）公子牙今將誅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貫惡盈而疾之者愈甚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謀將相交驩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大刷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可目睹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莒人納公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事親親之恩滅矣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永鑑也（案）慶父出奔公羊壯氏皆以爲季子推親親之恩夫慶父弒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讎曷報乎故張氏曰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公則當因國人之憤正慶父之辜致辟于前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僅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陳氏曰宋萬弒其君捷而書葬陳人亦受賂而後歸之慶父之誅以通逃主罪陳莒也（注）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傳）逐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

冬齊高子來盟（經）

子之美稱（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

君死曠年無若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焉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主高子也注時魯無君明君臣無相適之道君不行使乎大夫所以別尊卑理嫌疑故不稱使其曰來喜之也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舉】何賢乎高子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著其善喜其不曰齊侯使

【舉】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子毛伯宋司馬華孫皆吾慶齊高固之類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族齊有大夫則高侯書子皆貴之所以別於私交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得之○【案】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

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丁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二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注戴公其年卒文公立書入不能有其地

【穀】注不言滅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救中國為賢者諱也

【公】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奔桑中諸篇皆錄於國風而不削此載衛為戎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滅而書入於役身敗家而已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矣

【梁】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

鄭棄其師【穀】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傳】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公】師者何兵衆稱秋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浪之不以義危國已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舍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

【梁】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

【穀】師者何兵衆稱秋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浪之不以義危國已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舍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

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考】棄師之說三傳皆同唯杜氏以爲此高克狀其事以告魯魯史書之以爲棄師之道者非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九

盧陵進士李廉輯

僖公

名申謚法小心畏忌曰僖在位三十三年

【舊】僖公莊公之子閔公庶兄孚成風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閔公薨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元年春王正月

【舊】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繼弒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穀】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胡】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侯度而後能保其國

【葉】張氏曰僖公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爲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伯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

【公】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

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注次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詞及事者何邢已亡矣與已亡之狄滅之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孫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胡氏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貶救邢次聶北譏之也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爲大陳氏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與師次于聶北玩寇以

公足以攘夷而寧師而後遷之譏之也

待其敝邢潰奔師而後遷之譏之也

紫春秋書次而救者二此年及十五年次匡救徐也救而次者一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雍榆也胡氏通爲例皆譏其不速於爲義此說固是但亦須有分別公羊以爲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叔孫豹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亦取其說杜糧例曰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又一說次而後救匿其救之形也救而後次宣其救之聲也此三說皆不見聖桓公與叔孫意故次而救當

主胡氏而次在救下則惟啖氏得之啖曰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也下書次罪叔孫之慢命也其先通君命之說亦可通張氏曰次于聶北者也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規撫主於持重故不濩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春秋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不書以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此說亦由杜氏觀釁奪上來皆從護桓公耳非聖人意也下文不書以之說却好○公羊救兵書師所以矜其盛公羊以爲諱齊侯教梁以爲微齊侯皆非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公羊作陳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陳氏禮也又閔二年傳齊桓公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注如歸故以自遷爲辭一事而再列二國於又不可言諸侯師故諸侯城緣陵爲其事有關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亦有貶故雖則煩文而再列三國公羊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此一事也曷爲事也言諸師則嫌與緣陵同注緣陵是齮之會諸侯各自歸國十四年復來城之此則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也注言齊桓故不言遂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攻事然注美齊桓公志義卒有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注美齊桓故不言遂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

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集 經書遷者十而有二例趙子曰徙而臣之曰遷某齊遷紀郱鄑部邿宋遷宿齊遷陽是也能以國遷曰某遷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于葉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也公羊說亦是但邢衛之遷同蓋邢衛遷國以避狄而許蔡舉國以從夷此其異也又陳氏曰齊晉之伯也而狄伐邢邢遷夷儀狄圍衛衛遷帝丘雖罪遷者而桓文亦受其咎矣此亦得言外之意蓋郱遷于繹亦遷于新田不書則雖自遷也亦必有所爲而書矣○ 孟 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祀也成周也獨城周無譏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春

書地者明在外薨 全 桓公召而縊殺之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炯矣

敷 夫人薨不地故也 胡 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與法 民 不言齊人殺諱之

故持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集 此齊桓卑方伯之職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之明驗也

集 以歸之說杜氏以爲歸齊胡氏以爲歸魯書齊侯竟不應十二月喪始至疑杜氏說是

楚人伐鄭 書楚始此 春 楚人伐鄭鄭即齊也 汪 楚稱人以侵鄭始改號曰楚 敷 疏 不以帥言之者以楚夏轉強大與中國抗 胡 楚稱人侵強也莊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猶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二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猶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亦以人書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敎盟王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集 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名號故以州稱及熊通始改號曰楚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則浸強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

集 荊自莊十九年受王卒于貴敖二十二年熊顓弒兄堵敖而立是爲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于少子元東宮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強改號爲楚之說張氏疑得之何休於僖八年注云僖公本聘楚女爲嫡故以此爲諱與夷狄交昏故進之使若中國無據之言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宋地公羊作打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作纓 春 盟于檉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汪 檉即檉也不書盟不日疑戰也疑告盟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入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敷 疏

戰而曰敗　胡氏　揑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棰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張氏　楚人伐鄭桓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齊桓新拊存魯魯國而不稟命擅興師之罪不加之討是為佚罰他日與曹同伐厲遂役于外而宋人乘虛伐魯有自來矣亦見桓公伯威之不立也　集　敗邾之說杜氏以意臆之本無据服虔以為魯亂時邾為魯戍虛丘魯因其歸而敗之亦無此理何休又以公怨邾人以夫人子齊而齊殺之故為夫人復讎尤妄謬不可取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袁氏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注　挐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子之功故特書大夫　公羊　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季子治內難以正鄰生死皆曰獲　公羊　外難以正其御外難以正本何慶父弟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弗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趙結日而戰得　公羊　莒無大夫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結莒子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右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之寶刀也公子友以　胡氏　案公羊則殺之然則何以惡乎始曰棄師之道也　注　據獲長狄不言獲　胡氏　羣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銃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王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子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集　敗獲之書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穀梁始戰雖江熙范甯亦不取然觀胡氏用詐謀擒其王將之說又似若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袁氏　注　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

至也不稱姜氏關文　公羊　何以不稱姜氏與弒公也曷為不於弒焉為賤賤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　其不言姜氏賊之也或曰為　胡氏　夫人與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絕于齊不去氏者　集　齊殺哀姜公穀劉氏胡氏皆以為義猶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氏又以不稱姜為關文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矣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為不書所會後也又閔二年傳齊桓公封衛于楚丘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袁氏

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展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子
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注不言城衛衛未遷也諸侯
既罷而魯後至諱不
及期故以濁城爲文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
桓公城之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諸侯不得專封其曰實與之何上無
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可也注復發傳
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衛
者明去衛而國楚丘起其遷也
遷也不言衛遷何也不與齊侯專辭也故非天子不
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
勝道注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
楚丘義不可以專封故不言遷衛
封也未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未瓜有取焉
善衛人之情也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案周制凡封國大
宗伯儐司凡筵設酺宸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
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
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
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
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
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

於是諸侯城楚丘之書左氏以爲諱齊之專封若穀
梁胡氏則又不以爲諱詞而直以爲微詞此其異也要之公穀胡氏
說可參通至於邢衛書法之詳略則胡氏以詳爲褒而略爲貶
陳氏以略爲褒而詳爲貶二說雖不同然究其實亦無異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莊公夫人注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書晉之始
神賜之土田內史過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史嚚曰虢其亡乎虢多涼德
其何上之能得至是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虢
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
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注晉於此始赴見經虞周大王子仲雍所封號文王

弟虢叔後晉成
王弟唐叔後

【公羊】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之焉爲其受賂奈何晉獻公寤
而不寐揖荀息而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攻虞則郭救如之何荀息曰若用臣言
則今日取郭明日取虞爾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宮之
奇諫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
而亡爾虞公不從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璧牽馬而至獻
公曰寶則吾寶也馬之齒亦長矣夏陽郭之邑
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以其先晉
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虞虢之滅由於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
夏陽而虞虢舉矣餘同公羊

【疏】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亡郭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
書滅

【胡氏】晉人造意以虞首惡而已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
此義可以見法矣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曰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
有潼關蜀有劍閣皆國之門戶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
亡矣春秋此義其以天下爲家以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
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哀世之意邪

【集】晉見經始此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
大子仇及成師仇爲晉文侯文侯卒于昭王東遷有功受策命書文侯之命
是也魯惠公二十四年文侯卒于昭王立晉始亂封成師于曲沃是爲
桓叔叔卒子莊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稱立桓八年曲沃併晉王命
虢公立晉侯緡莊十六年曲沃復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命曲
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爲武公莊十七年武公弑緡公莊獻公佹諸立十八

年晉獻公朝王二十六年虢再侵晉二十七年晉將伐虢士蔿曰不
可虢公驕若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誰與二十八年使
大子居曲沃閔元年作二軍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大子伐東山皐
落氏於是晉始大以前晉事皆不經見故具于此○【集】春秋書滅
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法同皆哀世之意
鄭之不能保險書城虎牢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楚與國也【疏】杜以爲此稱人者皆其國大夫齊桓
威德稍盛遠國來服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公羊】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
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
敢不至也【注】時實皆楚之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徧至之辭
所以獎大伯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伯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徧至之辭
【疏】言方爲徧至之辭故直以遠國辭稱人若進而稱爵則無以見徧至之
義【穀梁】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黃也江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
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疏】曾若與會必書公
但魯亦不至故不書之或以爲魯公
亦在舉大以包之故不以魯爲
人失其右齊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
師亦恒言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
楚之意固矣其攘夷狄免民左衽之義著矣盟雖
春秋所亞然諸侯皆在蜀言遠國者許其定盟也

【胡氏】桓公謀禁先服二國所以遠交而孤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集】貫宋地公作貫澤

【公羊】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注】盟于貫服
之辭也遠國來至故與宋公會之

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
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案江黃稱人公穀皆以爲江黃之君蓋遠國例稱人也而賈氏以爲
刺其不度德善鄰終爲楚滅其說非是疑杜氏得之○案賈與
陽穀公穀胡氏皆以爲諸侯終爲楚滅人之注則賈非如此
但春秋褒以徧至之詞耳而胡氏直以爲諸侯皆在此其異也啖子
曰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杜氏張氏說是
○案江黃始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侯陳黃乙於僖之十二年江
亡於文
之四年

冬十月不雨

附錄左氏　齊寺人貂始
偏師于多魚

全　何以書記異也　疏僖公委任陪臣不恤政事之罰　穀梁　不雨者勤雨也　注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

勤也明君
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氏　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注傳言伐者本以伐興僭行侵掠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左氏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全　記異也　穀梁　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疏據文二年傳歷時而總書不雨者文不憂雨

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　胡　案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餘全引穀梁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餘全引穀梁自正月不雨

案不雨書法穀梁極精故胡氏用之而何休用感精符說曰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衆庶比致三旱即能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邵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此雖異說姑具以備引用

徐人取舒

徐國在下邳舒在今廬江舒縣　左氏　注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　疏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遥而越竟滅國無傳無汪不知所以

全　其言取之何易也

案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爲易趙氏以爲不絶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減其滅罪乎以爲不絶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爲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魯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爲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而何氏張氏乃刺桓公不能救是不察夷夏之旨也○案徐僞始稱王故春秋亦狄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

英氏得辨人以附齊也昭五年從楚伐吳
亦稱人者楚師有名也昭二十年滅於吳

六月雨 左 注 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

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穀 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 閔雨與民同其憂喜 案 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恐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地

此大會也曷為末言曷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影樹子無以妾為妻 注 末者淺耳據畫澤言盟此但言會不言盟者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從曷為用盟哉但 穀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揖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者以告暫而已 梁 恒會多矣獨此言委端揖笏皆諭乎桓公之志者以此會最大又以四教令於諸侯不須盟誓故傳詳其事也所謂衣裳之會 胡 案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江黃不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眾厚集其陳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無以為中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壽塗軌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其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公穀作莅

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涖臨也 公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尊魯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 梁 莅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注 昭七年傳例曰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莅位也 穀 經書莅盟四此年子友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涖盟我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簡辭也其說固然但觀胡氏於邑長夫來盟下注云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耳則涖盟為前定之說亦是胡氏所以無傳者通於此例也

楚人伐鄭 民

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胡 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不盟疑亦可入胥命蕭魚之例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

【公】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注】

【疏】 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公】曰叛【疏】侵者淺辭潰者深辭【穀】也侵淺事也浸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上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集】 經書潰沈潰莒潰鄫潰民皆逃其上之詞也民逃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較深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

【左】 齊侯與蔡姬乘舟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注】

【疏】 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公】曰叛【疏】侵者淺辭潰者深辭【穀】也侵淺事也浸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上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集】 經書潰沈潰莒潰鄫潰民皆逃其上之詞也民逃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較深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書潰之旨較深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

【左】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注】

【疏】 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公】曰叛【疏】侵者淺辭潰者深辭【穀】也侵淺事也浸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上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集】 經書潰沈潰莒潰鄫潰民皆逃其上之詞也民逃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較深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書潰之旨較深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

遂伐楚次于陘

【左】 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注】遂兩事之詞楚強齊欲緩之以德故不速進【公】次有二種屈完【穀】次止也

【集】 遂繼事也次止也有所畏之次有非所畏之次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桓公始有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善之矣書遂伐楚正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集】

【穀】 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天下之大故也自入春秋楚浸強矣諸夏之交兵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

【左】 春秋兵事書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以傳載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止書侵蔡八年欒書侵蔡遂侵楚止書侵蔡之類觀之則陳氏之說亦是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詞一曰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蓋亦曰繼事之詞一曰兩事之詞一曰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蓋亦隨其事而立說繼事而善則但識其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識其生事爲暴而不知已矣其遂伐曹遂滅偪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放此獨遂救許反爲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速雖不稟命無害也其遂閱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穀】伐而次者此年與

【集】 寰元年伐鄭次鄆同例皆整兵慎戰之意也

夏許男新臣卒

【穀】 諸侯命有二等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穀】

【左】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不數【注】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公羊同【穀】

【集】 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稱師在會稱會今許男一無稱焉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

而爲捍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捍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

【傳】諸侯卒于外者晉侯晉伯盧也卒于師者曹伯盧也卒于會者杞伯成也劉氏說本趙子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夏楚子使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次于聶北屈完及諸侯盟于召陵

【公羊】屈完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

【穀梁】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爵氏也

【胡氏】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

【注】前此城楚丘後此城緣陵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也周室不察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諸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言桓公不得志故退于召陵以盟而屈完得志也

【胡氏】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詰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詰問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逆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此爲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緝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張氏】不稱使者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若曰楚子使屈完如師君臣之辭矣所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

【案】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侯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觀齊之強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爲前定則非也○

【又案】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爲齊侯之績故爰婁明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序績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爲桓不得志者非也○

【又案】楚之盟屈完與晉之盟國佐表僑似同而異蓋屈完已服而桓公退盟以禮之國佐未服而晉大夫進盟以強之其得失已判然獨屈完表僑有小不同者蓋屈完雖服而本非楚子之命故桓公不得不盟以固其交表僑上書使下書

會是其國君臣從晉之志已決晉又何必要諸大夫要之以明盟哉此所以兩書及也○案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爲此以伐後書盟爲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爲疑詞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即此○案昭四年楚靈會于申亦用召陵之禮○案如穀梁胡氏說則水濱之對亦出屈完與左氏小不同

齊人執陳袁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本作袁

左氏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其資糧屨屨甚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公羊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濤塗謂桓公不行使魯爲主故以與謀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服東夷桓公曰諾於是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焚則陳人來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不言其人及之內師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三時見久役之勞也

案 春秋書執諸侯十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餘若楚子曾孟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者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者亦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案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若是其甚乎故張氏全取公羊爲是

穀梁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根氏 師出

案 春秋書執諸侯十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餘若楚子曾孟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者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者亦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案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若是其甚乎故張氏全取公羊爲是

穀梁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根氏 師出而執也不言其人及之內師也

葬許穆公 穆公羊作繆○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叔孫氏專兵之始茲公羊作慈

左氏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

侯之師侵陳陳〔契〕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
戎歸轅壽塗〔契〕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
納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
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案兵于陘修
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
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
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
於是乎衰矣愛人不治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而不自反乎原
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首深責之
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陳氏〕東遷之後諸侯始放春秋之治
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而為我願之乎〔陳氏〕在諸侯北杏之後盟主始專春
秋之治在諸侯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惡
曹稱人治在盟主治在盟主聚人之故於次陘伐稱君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執衛
侯稱人權牙弒君而茲世為將
謹而志之著三家之所從始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在去年十二月書春從告〔袁〕初晉獻公娶于賈無
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又伐
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
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
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莊二十八年

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
五年與驪姬譖君公子晉人謂之二五耦閔元年為大子城曲沃士蒍曰
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二年冬使申生
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菜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帥師稟命
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夫子曰吾
其縡乎對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
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嘆曰
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嘆曰
夫曰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狐突不可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
子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至是驪姬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
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
祭之地地墳與大夫麗與小臣小
祭之地地墳與大夫麗與小臣亦麗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
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以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
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
奔翟使賈華伐屈夷吾奔梁春晉侯使以殺申生之故來告〔公羊〕曷為
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穀梁〕目晉侯斥殺〔袁〕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
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穀梁〕惡晉侯也〔袁〕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
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
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昌驪姬寵妾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

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東宮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之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左氏 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美我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穀梁 注譏 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茲公羊作慈 左氏 娶焉 注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牟附庸國桓十五年來朝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穀皆作首戴衛地 左氏 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注惠王以莊十八年逆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大子于首止不名而殊會尊王也 公羊 諸君副王子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 疏世子於諸侯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世子而不殊宰周公言及者因會世子見魯侯汲汲將有君臣之義故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雖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於齊 穀梁 注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注言及諸侯然後桓矣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擬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二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突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厚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序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首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班序上下說出何休注

案 首止定世子左氏穀梁同公羊殊會說亦得之但注者以爲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則非也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

又案 經書殊會之文有四及以會尊世子首止是也會又會外吳鍾離向相是也及以及罪大夫袁僑盟皇訓會以及別爾伯黃池是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氏

桓行伯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公羊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尽某今此會盟並舉者無中事而復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王世子不與盟也 穀梁 注春秋會盟一事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信而加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嘿然受諸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

齊桓求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繆之正也天子
微諸侯不尊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胡氏 無中事復
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
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
以定其位大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
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
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一桓公會王世子示天下戴之以
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張氏 桓公爲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
階也桓公此舉義明而禮正
此所以爲一匡天下之功矣

案 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
中必有大美惡也曾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
事惡之大也曾盟同一詞複以見意也○又案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
條皆書重詞複以別之首止葵丘皐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
諸侯以見之柯陵雖澤平丘皐鼬盟惟趙子以爲劉子不與
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雖澤平丘皐鼬盟惟趙子以爲劉子不與
胡氏雖無文然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說爲是
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陳氏曰會有周人盟無周
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孫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
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王臣隱之例也此說得之○又案齊桓之編書諸
侯者四皆前自後凡之文然首止葵丘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與救許
城緣陵止以凡舉者異然就其中而言之首止又與葵丘異蓋葵丘

有伯姬卒之間事也救許又與緣陵異蓋干鹹之諸侯已歸則緣
陵不得以凡舉也故以首止爲殊辭緣陵爲略辭者得之若葵丘
救許則不過目凡之常辭耳○又案盟屈會扈之書諸侯者略之也
盟薄盟宋之書諸侯者詳之也視柯重丘之書諸侯者間有事也
其餘止書諸侯者公後至而不能詳也○又案謹始例春秋雖重君
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違而不行故於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爲
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
也近世有不王胡氏以爲桓公挾天子者非

鄭伯逃歸不盟

胡氏 諸侯盟主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
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
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
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帥而歸 汪 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
故召鄭伯 伸叛齊也 舍 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
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明盟然諸侯以義相約而
鄭伯懷二心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伸衆人之善故云爾 穀梁 以其
侯故逃之也 注 專己背衆 胡氏 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
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曰逃
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義曰逃
平丘之盟惡也詩曾無勤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
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
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
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

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曾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誅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曾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隱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陳氏 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罪之會棄子逃歸不書所偶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

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張氏 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然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故詳書以皐桓公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公羊

注 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偪晉里克比弒其二君表也諸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旦日在策鶉火中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曰多也 疏 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修虞祀歸職貢故不同於滅同姓書名之例 纂 執不言所於地緜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國之善詞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纂 執不言所於地緜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 胡氏 公羊曰不與滅也夫虞公地之緜於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夫商紂曰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略其爲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事我邇利 纂 穀梁注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纂 穀梁注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詞臣民之稱也公羊注以爲虞稱公者奪正爵皆有不可強通獨張氏曰虞稱公者嘗爲天子三公也此說疑是胡氏既以州公嘗爲王官則此獨不可乎不書滅已是以見虞公之罪則於此存其公爵乃所以見其以王朝三公而至於此正與州公存爵意同任之重者責之深也張氏本趙子 附錄 左傳桓十年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而不悛也 纂 無厭也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此可見虞公之貪賄亡身喪國

纂 此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左氏 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注 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纂 也 注 諸伐國而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翌戴世子朋之美者而鄭伯辟義逃歸違叛伯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於上討顯於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 陳氏 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邑何以桓公合六國之衆徒圍其邑焉耳 纂 伐國圍邑之書此條與圍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為子桓公而陳氏說尤明白獨公羊以為惡桓公之彊為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劍而云耳不可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左氏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纂 善救許也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胡氏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

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張氏 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此見桓公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與之

纂 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欲盡力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為義未力也救欲速進宜爾北于匡書次為美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得破髮纓冠之急故以書書遂為善之尤蓋救兵不以生事為貶下以專事為疑也而左氏記許僖公面縛銜璧以見楚子之事恐無之豈有楚兵已還於秋而許罵之理故趙子不取餘已見前遂伐至伐下

七年春齊人伐鄭 穀 齊人伐鄭孔叔言災鄭伯曰諺有之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且殺申侯以說于齊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楚合而未離故桓公復治之 張氏 鄭未服故復伐之齊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 左氏 注 邾犂來始得王命而來 纂 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注 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伯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 疏 朝天子曰正朝朝魯曰旁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纂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詞也 胡氏 稱國以殺無罪也

以殺罪累上也鄭伯不知自反內忌信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案 左氏載陳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己勸之城虎牢美之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道寺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文父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梁作寧

左氏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之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又曰記姦姦之位君盟替矣又曰齊侯辭子華則不應復列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為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謂盟于齊

繁 衣裳之會也遠有一或釋或不釋兵車之會十舉以見義此是衣裳後歲乃再舉之會多省文以相包兵車之會小故備

案 此條左氏最詳胡氏無傳想亦從之但管仲既曰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又曰記姦姦之位君盟替矣又曰齊侯辭子華則不應復列子華於會正義亦當辭之曰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也此已強通至於記姦之位則不可解矣故陸氏篡例於差謬略內考公穀本無鄭世子華四字而曰左氏下有之誤加之也張氏亦主此說然今公穀本皆有此四字則又不知何時訛耳陸氏訂究精博必非臆說但何休注已有陳鄭世子之文則漢世已然不知陸氏何據○又案 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大子哀諸侯惰慢故伯主總帥諸侯冬各葬曹昭公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

左氏 注罷盟而聘謝不敢也

案 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二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公羊有鄭世子華四字

左氏 去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注王人與諸侯盟不譏王室有難故上先王命也注衛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穀梁 王人上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胡氏 王人下士也書王人足以訓矣而

張氏 齊桓雖王會而先王人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之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案 洮之盟左氏事迹稍詳當從之公羊以為桓公德衰宿卫之會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遺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非所以示尊尊也

又案 經書王人三〇子虎也女栗蘇子柯陵尹單雍澤單子平丘劉子皆卿士也左氏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踐土王子虎黑壤王叔桓公黃池單平公皆盟臨之而已不同歃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且然既無襄美亦無貶責故于洮王人傳曰王室有難也女栗蘇子傳曰頃王立故也雍澤單子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也此三事情義可許故無貶文惟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此說亦可通但以胡氏雍澤下汪觀之則皆可貶

鄭伯乞盟

左氏 鄭伯乞盟請服也注言乞明請服義無不受諸言乞盟亦乞得

穀梁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詞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沟之也注齊侯為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盟故乞得與之不錄使者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沟者酌血而之

胡氏 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謹也

案 穀梁之說趙子譏其迂僻固然但公羊說亦興之合恐亦不可盡廢春秋書乞例六乞盟一乞師五得未得未可知也

夏狄伐晉

左氏 晉里克敗狄于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氏 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大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

乙千乙百●五

于同不祔于姑則帶致也

公羊 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

穀梁 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言夫人不宜至者也

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注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則周公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爲夫人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是妾不爲夫人明矣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示廟臨之也秦人歸成風之謚外之弗夫人也

胡氏 案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臣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直書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且惡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成季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案 夫人之說左氏以爲哀姜也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赴於諸侯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今哀姜以元年薨歸稱夫人以葬矣何得謂之不赴於同不祔于姑而弗致乎公羊以爲僖公不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夫僖公作頌賢君縱爲齊所脅豈得以勝爲夫人乎趙子者是而劉氏胡氏皆從之餘已見前吉禘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是少緩

惠王也莊十八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襄王立

案 王室事已具莊二十一年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其立之公命于魚丁魚麗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春秋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葵丘宋地陳留外黃縣東

公羊 會于葵丘言諸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戒桓公之葵丘

穀梁 會于葵丘言諸侯也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負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

子若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注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宇正義周禮大宗伯以賓客之禮親兄弟之國傳曰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是異姓本無賜胙今尊齊羊宰周公者何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注天官冢宰比之二王後也兼爲三公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於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閔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參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陳氏傅良桓之曾有天子之事三十逃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春秋是學者二此會宰孔也二十年來聘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二十年來聘宰閻必又案外傳葵丘之會桓公下拜升受命賞踰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旆諸侯稱順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傳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傳葵丘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公下拜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

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公胥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注欠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縱無伯姬卒亦當重出諸侯公羊何以日危之也何危乎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一事衆盟以爲重此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注下十五年伐厲以爲蔡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若則知厲等九國亦與會但以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宣明天子之禁曰其叛盟殊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疏莊二十七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宣明天子之禁曰其叛盟殊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疏莊二十七年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也則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敢耳閔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復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爲盡禁矣丘美之也桓盛德極矣諸侯咸諭乎桓公之志蓋東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閔書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也其義與首止同盟之載書詳載孟子其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所未有

故於此再書葵丘以美之但桓公以妾爲妻易樹子之禁躬自犯之蓋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何以令諸侯哉本原不正而驕吝易形亦宜也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本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殺其美也

案葵丘之盟乃齊桓盛衰勤怠之分先儒謂葵丘以前自朝至望之月葵丘以後自望至晦之日其盼精矣葵丘書日殺梁以爲美之何休曰即日爲美其不日豈爲惡耶柯之盟既以不日爲信此復以日爲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有不崇之盟矣此說固然但既以爲桓德極而將衰則以書日爲譏之爲危之亦何不可而強欲反前例耶蓋再言葵丘以著其美而特書日以謹其怠此正聖人之微意也公羊說得之但注者引僖等九國爲叛恐無事實案

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首止中於干洮終於葵丘

甲子晉侯佹諸卒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作弒

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二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吾與先君言

矣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于朝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案君之號也

弒未踰年

案弒君之子

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案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太矣

案奚齊未踰年而稱君之子以其當立也可以見春秋書法穀梁胡氏之說精而左氏公羊疎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魯朝齊之始

案書如者録内所與外文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惡之如齊善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時

案莊十三年柯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思朝事之故善録之據朝聘例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

桓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伯體漸肆

也獨此爲朝齊之始僖如齊三宣如齊六昭如齊二

狄滅溫溫子奔衛

民 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子 公羊作

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良其言亦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及 荀息黨也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及者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良其言亦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以尊及卑

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

荀息黨也

附卓已免喪故及卓子平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此無累

獻公既葬

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爭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大子以攜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於篡弒誅死之罪克之謂矣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亦俗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附錄 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杀何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饗食吾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中飲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陷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優施出里克不飧而寢夜半召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施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施曰免旦而里克告于鄭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爲之故

以變其志志少疎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季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弒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今

案胡氏之說多本此足見里克中立本末故具錄之

附錄 胡氏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

秦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師納晉惠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明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詞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季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里克立惠公

案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惠公又將圖寡人於是殺之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爲弒君之事三傳皆同胡氏兼用之其款梁敘驪姬夢齊姜事大略與左氏相出入故不重載

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之辭以疾也遂殺季鄭祈舉及七輿大夫皆里季之黨也春晉侯使以不去鄭之亂來告

注 書名罪之

胡氏 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而不去其官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

秋七月○冬大雨雪

雪公羊作霓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季鄭父

秦 季鄭如秦言於秦伯曰吕甥郤郤稱莫肯實人專愛之所生也

秋八月大雩 筆

冬楚人伐黃 義氏

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汪 時齊故

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江黃遠齊而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彼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曾盟而又不能救也 陳氏

案穀梁子曰貫之盟管仲言矣桓公江黃遠齊而與楚之盟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言其國焉耳 胡氏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